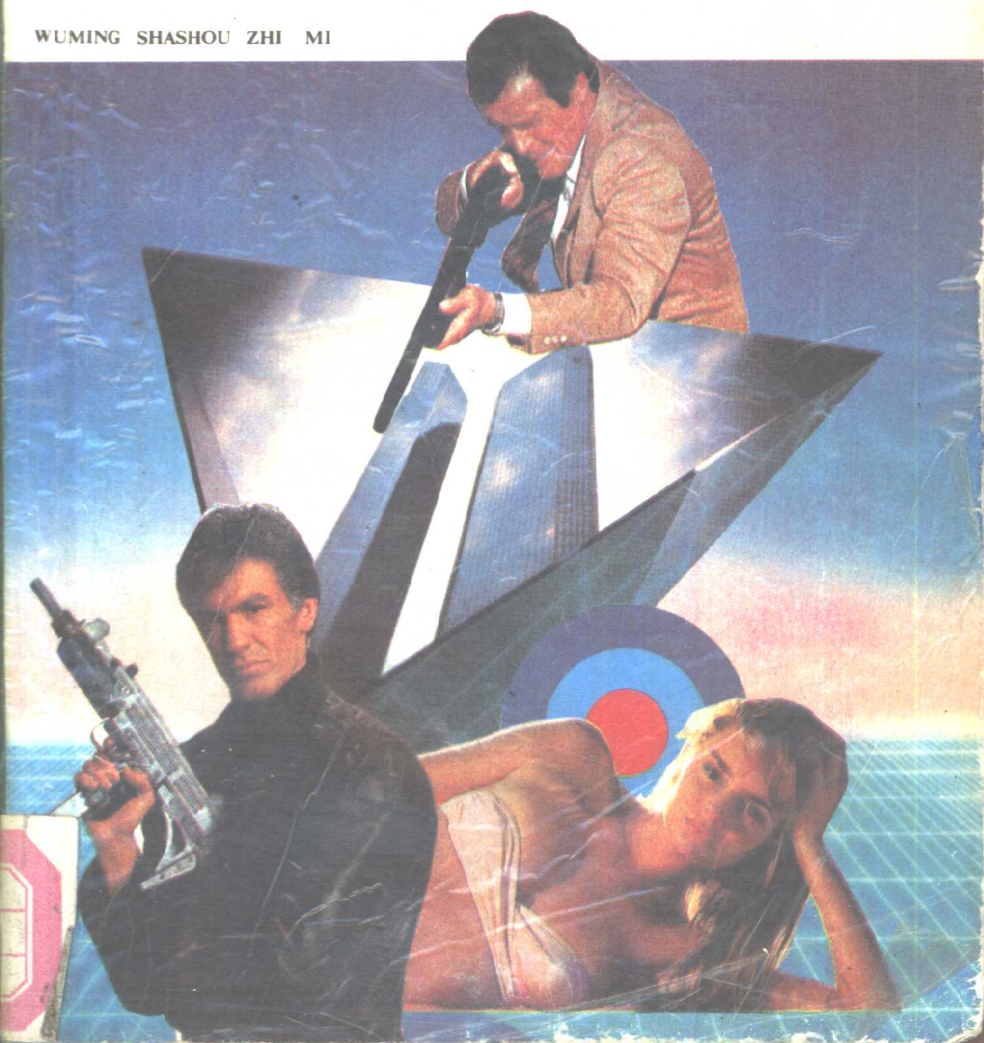


无名杀手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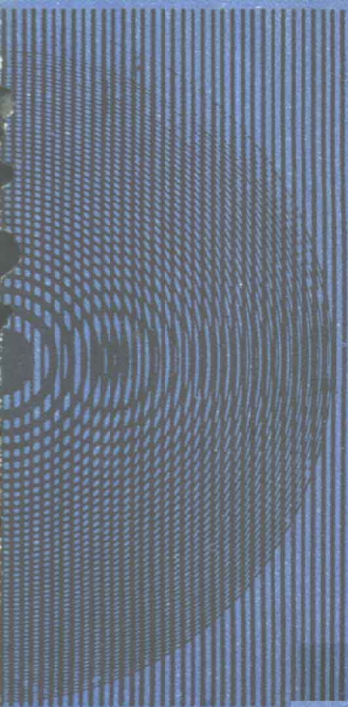
〔美〕罗伯特·拉德姆著·闻彪 晓东 张彰 李村译

WUMING SHASHOU ZHI MI



37124
251-3
2

无名杀手之谜



Robert Ludlum
THE BOURNE IDENTITY

根据美国BANTAM BOOKS公司
1986年第十三次印刷译出

无名杀手之谜

Wuming Shashou Zhi Mi

〔美〕罗伯特·拉德姆 著

闻彪 晓东 张彭 李村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3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9 $\frac{1}{2}$ 插页：2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责任编辑：伊文 荫柯

责任校对：李凡春

封面设计：晓 更

ISBN 7-5313-0210-1/I·198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个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男子，时时遭到莫名的袭击。他东躲西藏，仍然摆脱不了被追逐的命运。危机中，他捉到一个名叫玛丽的加拿大姑娘，诚心利用她来摆脱困境，想不到在往后的日子里，她竟是他不可缺少的膀臂和精神支柱。他们相爱得如醉如痴，无法分离。

他叫伯尼，也叫德尔塔、该隐，但他真实姓名叫大卫·威博。他是个职业间谍、杀手，有着不幸的经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利用他去对付国际恐怖分子卡洛斯。六个月前他遭到对手的袭击，脑部受重伤，从此失去记忆。

他忘记了对手，但对手并没忘记他。凶狠狡猾的卡洛斯设下一个个圈套，连中央情报局也误以伯尼变节。两面夹击，四面埋伏，伯尼单枪匹马，孤立无援。然而，他毕竟训练有素，靠着职业本能和玛丽的帮助，终于冲破一道道难关，从苏黎世杀回纽约。

序

《纽约时报》1975年7月11日星期五第一版

外交官与在逃恐怖分子卡洛斯有牵连

据本报巴黎7月10日电：法国今天驱逐了三名古巴高级外交官员。此举与在国际范围搜索一个叫卡洛斯的人有关。据传，此人是国际恐怖组织中重要的一员。

该嫌疑犯的真正姓名可能叫伊里奇·拉米莱兹·桑切兹。搜捕正在进行之中。他于6月27日在拉丁区的一座公寓中打死两名法国情报官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密者。

这三个人的被杀使英国警察当局确信此案与一个庞大的国际恐怖组织有关。在事后搜捕卡洛斯时，法、英警察发现了一个储藏武器的地窖。这证明卡洛斯与西德的重要恐怖组织有勾结。两国警方同时认为，这次事件与发生在欧洲各地的恐怖事件有关。

案发后，有人报告案犯在伦敦、贝鲁特等地露面。

美联社1975年7月7日星期一报业辛迪加快讯。

天网恢恢 捕捉凶手

美联社伦敦电：枪支和女人、手榴弹与高级服装、飞往传奇地方及十几个国家首都的机票，勾画出了喷气机时代国际性搜捕的大概。

当凶手听到门铃声开门并枪杀了两名法国情报官员及一名黎巴嫩告密者后，搜捕开始了。在两个国家的首都，有四名妇女被拘留。她们被指控向凶手通风报信。凶手本人逃走。法国警方确信他已逃往黎巴嫩。

近几天伦敦传来消息，曾见过凶手本人的人士向记者描绘说，该凶手相貌端庄，礼貌谦恭，受过良好教育，奢华富有，衣着讲究。

然而，他的同伙认为他是世界上极其危险的人。据说，他同日本的赤旗军，阿拉伯武装运动组织，西德贝德·缅甸霍夫帮，加拿大魁北克解放阵线，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法国、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及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均有勾结。

当这名凶手到达巴黎、海牙和西柏林时，这些地方发生了多起爆炸、枪击及绑架事件。

在巴黎，一名黎巴嫩恐怖分子被审问时招供，因此，案子取得了突破。

于是，两名法国情报人员于6月27日来到凶手的住所。凶手打死了三人，然后逃跑。警察发现了他的枪支及一张刺杀著名人士的“死亡名单”。

昨天，《伦敦观察家报》说，警方正在搜捕一个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律师的儿子以盘问三人被害案子。苏格

兰场^①说：“我们不否认这一报道，”但又补充说，“对此人不打算指控，只想进行盘问。”

《观察家报》认为刺客名叫伊里奇·拉米莱兹·桑切兹，来自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据说，法国警方在搜查杀人现场——巴黎公寓时发现了四个签有他名字的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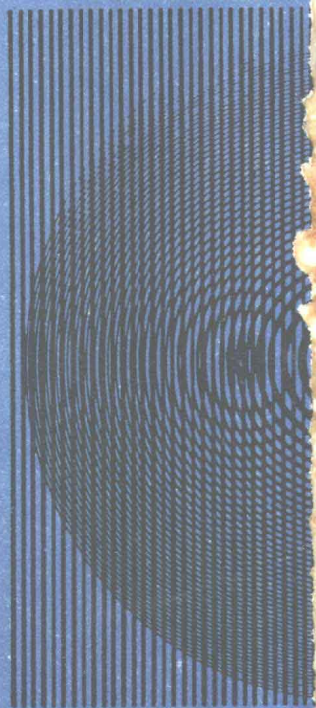
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共产党发言人说，伊里奇是一位七十岁的律师的儿子，该律师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住在加拉加斯以西四百五十英里处。但“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不属于我们党。”

这位发言人对记者说他不知伊里奇目前的行踪。

译注：① 伦敦警察局。

〔美〕 罗伯特·拉德姆著 闻彪 晓东 张彰 李村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沈阳



第一章

拖网渔船在黑暗中驶向狂涛汹涌的大海。大海怒吼着，如同一只笨拙绝望的野兽试图冲出难以摆脱的沼泽。海浪扑向空中，然后又重重地砸向渔船。白色的海浪在强劲的风压迫下象瀑布似地抛下来，处处可听到那无生命的痛苦的呻吟。船板互相挤着，扭曲着，绳索绷得紧紧的，几乎要断裂了。它象只野兽在垂死挣扎。

突然，两声枪响压倒了海涛的狂吼、飓风的嚎叫及船体扭曲的声响。枪声从上下颠簸的船舱中传出。一个男人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捂着肚子猛地冲出舱门。另一个男人尾随而出，小心地追赶，欲下毒手。他倚在舱门口，举枪射击。又是一枪。栏杆前的人双手猛地抱住了头部。又是一枪。他的身体佝偻着向后退去。船身突然跌入由两座巨大的浪峰形成的浪谷之中。受伤的人倒了下去。他滚向左侧，手仍旧捂着伤口。接着，船体上倾，船首及船中部悬在空中。舱口的那人被重重甩入舱中，他开了第五枪。遭枪击的人尖叫着，伸手在空中乱抓着，视线被血和海水挡住了。他想抓住什么，可什么也抓不着。他的身体蹒跚前倾，腿弯曲倒下。船剧烈地摇晃着，他跌入了漆黑一片的大海之中。

他觉得寒冷的海水包围着他，要将他吸到水下吞掉。他在水中打着圈子。后来，他游出了水面，可刚吸了一口气，就又被卷入水中。

他的太阳穴涌出了一种奇怪的发湿的热流，这热流甚至都温热了要吞噬他的冰冷的海水。而腿部、胃部和前胸却象被冰冻一般地抽搐着，这些异样的感觉令他惊恐。他的身体翻滚着，扭曲着，手脚狂舞，抵御着旋涡的吸力。他的视觉、知觉都正常。他惊恐地挣扎着，然而，四周都异常寂静。

又是一个大浪，他挣扎着，双手乱抓着，直到抓住一个厚厚的、油糊糊的物体。他不知那是什么。他只有一个信念：抓住！抓住！

晨光四射，把地中海海面照得银光闪闪。一艘小渔船浮在海上。船长两眼充血，两手布满了被绳索勒出的伤痕。他坐在后船舷上抽着烟，悠闲地望着平静的海面。他瞥了一眼操纵室，他的弟弟正在掌舵，加快航速。另一个船员在察看渔网。他们正笑谈着什么。昨晚可够他们受的，谁也不知风暴是从哪儿刮起的，马赛的天气预报还说天气晴朗呢。若是预报准确的话，他本该找个避风港。不过他要在拂晓前到达捕鱼区。他不打算花大钱修船，现在修船哪有不破费的。这样，他就要豁出命来闯。昨天晚上海上狂浪骤起时，他就这么想过。

“哥，你累了吧？”

“有点儿。我先睡一会儿。”

船上有个兄弟帮忙挺不错。自家的船总得有家里人帮忙才行，尽管他的弟弟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象他，满口的粗

话。上了一年大学，他就想开一家公司。娘的！以前，靠一条船打鱼就能过得不错。他妈的，昨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他的书本管个屁用，船差点儿翻了。

他闭上眼睛，把手浸在甲板上的一汪海水里，这对他的手伤有好处。

“快看那儿！”

“什么？”他叫道。

“水里有人，他抓着一块木板。”

他起身掌舵，向那人的右侧驶去，逐渐减速。看上去那人已奄奄一息，再有一点风浪就能把他手里的木板冲走。他双手泡得发白，身子象溺水而死的人一样发软。

“打绳环，”船长对弟弟和另一个船员命令着，“抛在水里套他的腿，好了，再往上，套住腰部，慢点拽。”

“他手抓着木板不放。”

“把他手撬开，也许他死了。”

“不，还活着，刚有一口气。他嘴动了，可没出声儿。他眼睛也动了，可我怀疑他看不见。”

“手松了！”

“把他拽上来。抓住肩膀，好了。”

“天哪！快看他的头，”另一个船员叫着，“头给打裂了。”

“一定是在水中让木板给撞的。”他弟弟说。

“不，”船长摇摇头，盯着伤口，伤口这么齐，象剃刀剃的一样，这是子弹打的！”

“你别太自信。”

“伤口不止一处。”船长说，又扫视了一下伤者的身

上，“我们驶向诺埃港，这是最近的岛子了，那儿有个医生。”

“是那个英国人吗？”

“他行医。”

“他行医总是醉醺醺的。他医治病人的小动物倒比医治病人的成功率高。”

“那没关系。可等我们到了那里，他也许快死了。万一他活了，我得向他要汽油钱和捕捞损失费。把工具袋拿来，把他头部垫起来。”

“快看！看他的眼睛。”那个船员喊道。

“眼睛怎么了？”船长弟弟问。

“刚才他眼睛发灰，可现在变蓝了。”

“那是太阳照射的缘故。”船长耸下肩，“要不就是你的眼睛在做怪。没关系，坟墓里是不分颜色的。”

渔船断断续续的汽笛声同连绵不断的海鸥尖叫声构成了这个小岛的主调。时近黄昏，太阳象个大火球向西方天空坠去。空气又湿又热，似乎静止不动了。码头上方，面对港湾铺着一条鹅卵石小路，路边有几座斑驳陆离的白房子，周围长满杂草。阳台上只剩下拼凑起来的窗格子，几根水泥柱子支撑着阳台。几十年前这一带光景还不错，传说诺埃港会成为地中海又一游乐地，可没能实现。

所有房子都有小路通向大街，最后一座房子的小路很明显被人踏得更勤。房主是位英国人。他八年前来到诺埃岛行医，这里也需要医生。鱼钩、织针和刀子在这里都是常备的医疗器械，这些用具有时会使人致残。医生老是喝得醉醺醺的，病人来治病就得凭运气了。不过，有个医生总比没有医

生强。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知道，医生每逢周末都要在村子里喝得一醉方休，然后，找个妓女嫖上一夜。也得承认，前几个周末，这位医生的日常活动有所改变。村里见不到他。可情况变化不大，成瓶的苏格兰威士忌照旧送到医生府上，他只是呆在家里。自从渔船把那个死人样的无名男人送到他这儿，他一直没有出门。

杰弗里·华什伯恩医生突然惊醒。他眨眨眼睛，动了下身子，瞥一眼卧室敞开的门。是不是病人又滔滔不绝地来了？打断了他的午睡？不，屋内没有声音，甚至外面的海鸥也没叫。

华什伯恩看着空酒杯和剩下的半瓶威士忌，还算有进步。要是往常，酒杯、酒瓶都得空。昨夜酒后的不舒服感减轻了。他笑了笑，保佑在考文垂酿酒的姐姐。

二十几天前，几个渔民给他送来一个半死不活的伤号，那个人受的是枪伤。

渔民们并不知道射入那个人身体的不仅仅是子弹，他的思维也受了损伤。

医生从椅中站起来，拖着消瘦的身体，摇摇晃晃走到窗前，俯视着港湾。他把百叶窗降下，闭上了眼睛免得阳光刺射，然后，眯着眼睛从窗格间观察着街上的活动，特别是想知道哪儿来的马蹄声。是一辆马车载着一户渔民周日兜风，这情景在别处哪能见到呢！他想起夏季在伦敦的瑞珍特公园，马车和装饰华丽的马匹款款而过，将二者比较，他笑出声来，可立刻又想到那伤号。他已放弃了回英国的念头，所以改变，是因为那陌生的伤号的到来。

055203

如果诊断正确，情况随时都会变化。他腿部、胃部和胸部的伤很重。子弹留在伤口中，伤口已感染，但海水不断地将伤口冲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取子弹并不太危险，头盖骨的伤却有些棘手。丘脑、脑内海马状部位及纤维软骨都肿胀，子弹若再深一毫米，大脑就废了。华什伯恩下了决心做这手术，将近三十六小时，他几乎滴水未进。他极小心地处置着，这是自他被伦敦麦克林恩医院解雇以来未曾经历的。一毫米一毫米，他小心翼翼冲洗着纤维软骨部位，然后伸直头皮，缝合伤口。他知道，只要针和夹子等稍被错动，病人必死无疑。

由于许多原因，他不想让这个人死去，尤其有一个原因使医生非救活他不可。

手术结束后，病人呈现正常状态。华什伯恩医生又去找酒，这次虽然喝得仍是醉醺醺的，可他神志清醒，这的确是个进步。

也许什么时候，这陌生人会睁开眼睛，张口说话。

他已能说话了。他说：“谁在那儿？谁在屋里？”

华什伯恩站起身来轻轻移动脚步，免得发出刺耳的声音。突然的声响或碰撞声，会使病人惊恐，造成思维混乱。华什伯恩医生象做手术时一样的小心。

“是朋友。”他轻声说。

“朋友？”

“你说英语，原来我就这么想，我想你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你的牙不是在英国就是在巴黎治的。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还得等些时候。你想大便吗？”

“什么？”

“拉屎，你这家伙，你旁边的盆子就是派这用场的，你左边那个白的。”

“对不起。”

“没关系，很正常的事儿。我是医生，你的医生，叫我华什伯恩。你呢？”

“什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摇摇头，两眼盯着墙。然后，他转过头，蓝色的眼睛看着医生，“我不知道。”

“哦，我的上帝！”

“我再三告诉你这需要时间，你越挣扎，就越难受，伤口就越恶化。”

“你醉了。”

“差不多，不过你说不确切。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给你提供些线索。”

“我一直在听。”

“不，你没听。”

“我在听着呢！”

“你还是神志不清。你说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一种该死的带土音的语言，我猜是东方语言。就是说你能说好几种语言。你对世界各地都很熟悉。想想，什么语言你觉得最方便？”

“英语。”

“我同意。那最不方便的语言是什么？”

“不知道。”

“你眼睛是圆的，这是东方人的特征。”

“很显然。”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把你的话记了下来。听着，我按发音拼出来：ma-kwa、Tam-kwan。kee—san 说，你听到这些词心里首先想的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不错。”

“你他妈的究竟想知道什么？”

“一些事，任何事。”

“你醉了。”

“我承认。我还救了你的命。不管醉不醉，我是个医生，以前还相当不错呢！”

“那后来呢？”

“病人盘问大夫？”

“为什么不能呢？”

华什伯恩望着窗外的海水，“我醉了。”他说，“他们说，我醉了。手术中两个病人死了，上帝保佑他们。不能让我这样的人披着体面的外衣，操纵手术刀。”

“这必要吗？”

“什么必要不必要？”

“酒。”

“对，你这该死的。”华什伯恩转过头轻声说，“酒从前必要，现在也必要。关于医生，不允许病人作任何诊断。”

“很抱歉。”

“你有个讨人嫌的爱抱歉的毛病，让人觉得很过分，不

自然。我一点儿都不信你是个爱道歉的人。”

“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是的，我知道你许多，可几乎全部毫无意义。”

那个人从椅中坐起来，敞开怀的上衣滑落下来，露出布满绷带的前胸和腹部。他两手一握，颀长而富有肌肉的胳膊上显露出很粗的血管。“比我们谈的还没意义？”

“是的。”

“指我昏迷说的话？”

“不，不是。那些毫无意义的话我们谈了不少。你用的语言，你的地理知识，我从未听说或只是一知半解。你极力避免提到一些名字，想说出来而未说。你嗜好对抗、攻击、撤退、隐避、逃脱，全是些暴力之举。为保护伤口，我不得不经常捆住你的胳膊。这些我们都谈到了，有些事没说。”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怎么你没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听，我现在也没有把握。”

病人恼怒地往椅后一靠，浓浓的眼眉同深棕色的头发连在一起。“唉，没拿到医生的诊断。好了，你想说什么？”

“就从你的头部谈起吧！特别是你的脸。”

“脸怎么啦？”

“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你说什么？”

“戴着厚厚的眼镜——手术总会留下些痕迹。面容改变了，你这家伙。”

“改变了？”

“你的下巴突出，我想里面有碎骨，现在好了。你的左上颊也突出，象从前的斯拉夫人那样。这里也有一小块手术刀疤。很对不起，我把你的痣弄掉了。你的鼻子现在是英格